

日記一則

六十五年十一月八日
星期一

蘇荻

越過一段時間的空白，當我再度翻開日記本，今天的我已揮揮手告別昔日的雲彩，邁開腳步迎向另一個新的里程碑。

褪下那令人深引以為傲的制服已經四個多月了，回想考前考後這一段萬般艱辛的歷程恍如隔世，那真是人生中難得的經驗。姑不論內心是否滿意如此的結果，總算也敲開了大學之門。踏入一個全然陌生的世界，初嚐「新鮮人」的滋味，一切都顯得那麼新奇，那般地不一樣。每當攬鏡自照，凝視鏡中人那一頭新燙的捲髮；每當無意中翻出那清湯掛麪、土里土氣以前的相片；每當手捧洋文書，越過校園的青草地而悠悠然地憶起過往；總讓人不知身之所之、心之所之。

似乎人總是活在對過去的肯定及對現時的否定裏。的確！許多美好的事物，不失去你不會知道它們真正的意義與價值。初上高中時常懷國中那段五彩繽紛的歲月；如今上了大學，卻又念念不忘高中的那群夥伴；還記得初嚐真正友誼滋味的甜蜜辛酸，鼓號隊參加遊行時的意氣飛揚，一次次在全班合作下搬回來的獎牌，還有那刻骨銘心的「陽明山之夜」，無數美好的回憶塞滿了整個印象裏的中學生涯，就好像一只飽含蜜汁的果實，那過濃的甜分總是抹殺了其他果子的芬芳。那也是一段蛻變、成長的歷程，曾揮霍著生命裏難得的純真，曾灑下一大把一大把的熱情，好一段胸無城府、天真爛漫的歲月呵！

女孩子是醫學院的少數民族，這種情形對於剛脫離六年「女校生涯」的我，不習慣是難免的，再加上沈浸於回憶的那一罇蜜中，更不

願面對已成的事實，因此在給好友的信上總是滿紙的牢騷，一片的怨聲～夜闌太長、設備不足、同學之間過分冷淡，似乎看在我眼裏的一切都不對勁。此外在與同學的相處中，由於年齡的不同、地域的有別造成了思想上的差距，不知道自己是否太天真？是否大學生就須懂得所謂的人情世故？日常生活裏為了目標為了理想而進行某件事時，往往滿腔的熱血被澆了冷水，在兩三次遭遇到挫折後，夜深人靜仔細檢討之餘，猝然發現原來事情的癥結在於十幾年來心目中認為「必然」的事物在他人之口裏却敢否定掉了。難道說我的觀念是錯誤的？不！再經過審慎的思考之後我下了這個結論。雖然該如好友惠珍所說的，我承認自己對於事物的要求太趨於「理想」，但心理學家福蘭克曾說：「人是為追尋意義而活的。」而生活的真正意義不就是在於隨時提昇自己於更高的境界嗎？

回顧近兩個月的大學生活，似乎總陷在恍惚的情緒裏，日子過得並不怎麼踏實，或許這是因為對於新的環境、新的事物還不能適應的緣故吧！儘管生活中的一些挫折曾讓我心灰意冷，儘管人際關係上的失敗經驗曾讓我萌「不如歸去」之想，但情緒的低潮一如黎明前的黑暗轉眼就過去，希望的火花仍然閃耀在我的心中。心平靜氣下經過一層思想的濾網，不禁想起那句諺語：「若山不來就我，何妨我去就山。」不是嗎？既然現有的一切不會因我而改變，為什麼我不試著改變自己去適應現況呢？我要拿出信心與毅力努力朝此目標前進，仁慈的上帝呵！請接納我最虔誠的祈禱：

「May tomorrow be a perfect day.」

門牆內的片斷

鄭琤琤

· 鋪滿心扉的呢喃

「好啦！吃點東西去。」M說。

沉悶的空氣總算有了提昇作用，顧不得收拾顯微鏡，三個人離開了窒悶的斗室。

風，拂動著夜色裡的髮絲和衣襟，風躑躅在小徑上，非常不安份地搖著涼意和颯颯衰草，此時此刻，我們精神抖擻，有種工作後的滿足和盈握的美感，雖然，任何收穫都是無法成為永恒。

也許，這是另外一種滿足，在顯微鏡和永不褪色的病理切片底下，真慶幸還保持著這份精神的感性和純樸。

R說：「我現在常有一種茫然的感覺，茫然，是比貧窮更可怕的東西。」我望著她，幾度，灼切的眼神總企圖能發現她某種價值的肯定。

實在不想多提什麼「存在主義」的，那是壓人的大帽子，不是嗎？每次，它總使我想起沙特那個怪人，和他筆下那些個狂人，其實，要找回生命的真實性，說穿了，每一個人都是自己命運的主宰。

這一段日子實在蒼白得很。雖然竭力想去挖掘生活的情趣，但，仍覺得咀嚼生活就像咀

嚼一塊蠟。除了勤練古箏外，鎮日埋首書城，書本構築成城牆的磚塊，圈住了小小的領域，也圈住了孤寂的靈魂。兩眼無光，十五公分的距離（從眼睛到書本）就是我的視界所及。年輕是一隻停不下來的鐘擺。以前，常會暗笑那些鑽象牙塔的人，曾幾何時，自己也成為自己所不齒的人，懷海德不知何時已悄然離我遠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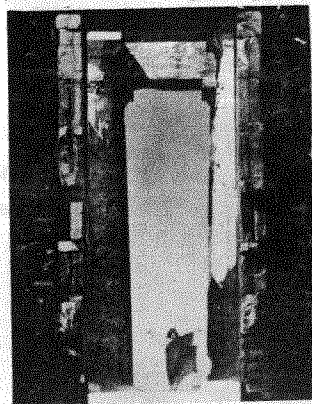
學醫的路程是艱苦的，輪迴的考試造成反覆的記憶，也日益加重腦力的疲憊和心靈的麻痺，我常對自己說我沒有悲觀的權利。不管如何，時時刻刻我還是要尋找每一寸泥土，播下希望的種籽。

· 繭

赫曼赫塞：「那隻鳥正掙扎著要從蛋中解脫出來，那個蛋就是一個世界。誰想誕生，就首先要毀滅一個世界。」

× × ×

一個偶然的機遇裡，養了六隻蠶兒，每次一忙，上課去了，總忘了甩在紙盒裡孤零零的六條生命，正有一餐沒一餐地啃噬著桑葉。今天，特地抽空弄來了好多桑葉，牠們竟不吃了



門牆內的片斷

門牆內的片斷

，又自捲縮在盒子的角落，開始吐絲，然後，逐漸隱沒入黃色的厚繭裡。

想那句——春蠶到死絲方盡，蠟炬成灰淚始乾——，不禁油然而悲。藉著那層黃色的絲繭，眼睜睜看牠們向死亡堅強地邁步。而我，竟無法挽救這種悲劇。

不斷地吐絲，虔誠地工作，只憑一個信仰，自行結束生命的負荷。

這種波西米亞人自我追尋式的凌傲，帶給我的瞬息感受是震撼的。

你說是喜劇呢？抑或是悲劇？

有一天，牠們會再破繭而出，但條然重生，徒增淒涼而已。

人類，又何嘗沒有那層厚繭，重重裹住我們身上？抱負、事業、學問、太多的教條、太冷峻的世俗觀，超拔得了嗎？掙扎背後的動力總是太小了。有人說：「這一代的年輕人有潛力，但沒有方向。」真實得令人心寒。

而到底有多少人會困在這個厚繭裡，直到老死？我真怕自己有天也會放棄。

「飛蛾熱血已乾，撲不到燈火處；

浮萍飄去，未逢歸宿已枯萎。」

人生果真迷離難解？

· 蒼苔

假日回到南部家中，有天，路過少女時代蟄居六年的女中大門口，寒月縮在雲裡，門廊上微弱的燈光在燈柱下撒下一圈薄薄的光，柔和而靜寂，不覺怔怔地望著，久久忘了移動腳

步。那兒，烙過多少脚印？那兒，盛裝過多少海濶天空的笑浪和憧憬？只是，日子遠了，一切已成童話。

教室前那經常爬滿蒼苔的石塊是否如昔？記憶裡，蒼苔常使我有種無依的寂寞況味，那似乎象徵著透迤的歲月，而我們六年的時光就像那蒼苔般，不經意的綠著；當你驀然回首時，少女的純真已煙幻而去，離開了學校，也離開了呵護，但離不開的是那片溫濕的青苔，仍舊在往後的生涯中苟延殘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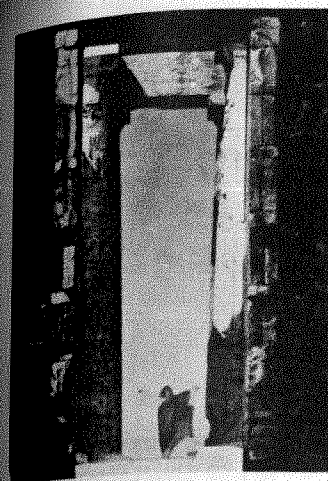
年年，葉綠，葉黃，葉落，學生一羣群進來，一羣群出去，而蒼苔依然是美的，溫和的，雖然物換星移中拉不回流失的歲月，但，能有青石護養著它，它也該滿足了。

可是我們呢？時間似乎未曾沖淡什麼，只是把一切弄深刻了——生活、思想、感情……心很沉重，手也沉重，感情的音符老是在那失的網裡掙扎。心弦就這麼隨著琴鍵顫動，為所有浮士德式的變奏。

不自覺的擡起頭，滿天光華熠熠的星沙，突然有種模糊而真確的感覺；不知什麼時候，總愛撩起沈澱的古老回憶，總不忘那些跌跌撞撞的人影，記憶中，那時一年似乎總有三百六十五個晴日，那時透明的天空中似乎總有金燦般的星星，純潔、亮麗、清妍……。

· 河之湄

那天，心血來潮，登山社舉辦的野營、釣魚活動，我們去了。從文明的粉飾裡卸下



門牆內的片斷

門牆內的片斷

，穿上牛仔褲，放意肆志地玩一天竟是這麼快樂。

好久了，一直不曾在鄉下的田野走過，不曾置身於荒野的圖騰，我非武陵人，很高興此次能有山邊水涯、山光水色一滌紛繁。

太陽很大，照得水面閃閃發光，大夥分坐溪畔，那份情緻，使我想到煙波江上使人愁的詩詞，想到一竿長竹釣足老漁翁的閒情，悠然，自沙灘的輕波而來，沐一遍風語和水聲。

每當一尾彈跳的吳郭魚上鉤，忙亂中總夾雜著喜悅和翻騰的笑聲，久久扣住我的心弦不斷。牽引著，使人想起的是老人與海中那場殊死的搏鬥。

看魚，看水，看浮標，想姜尚垂釣一湖綠木的自遺自歌，竟感覺一枝瘦竹幽情如詩、如神。

伴微風，浴秋陽，有歌聲在耳畔揚起，沒有俗塵，此時，我們鮮活的靈思裡，已多多少少輸入一些至真的影像。

忘不了那個有風聲和水聲的夜晚，伴著小朱的吉他聲，大夥唱和著一些熟悉而古老的歌。那種情景，似乎置身於一個遙遠的夜的國度裡，樹林的黑影如同龐大的巨獸，露水浸濕的草原上，每個人黑黝黝的瞳孔裡映著熊熊的火的紅光。那時，我真想大笑——開懷地，在那有弦的夜晚。我想，在內心，我們並沒有老去，雖然我們一直負荷太多的古老，太多的神祕，太多的無解。

揮一揮手，揮不走那股離情依依所激起的心潮，漣漪却撈進一大把與山林心靈交融的絲絲情愫。

· 星夜冥想

一大早，就被紗窗上的曙色驚醒。披衣起身，才發覺月正中天，夜乃深沉，只因為剛過十五的月依然豐盈飽滿，銀色的光華灑遍大地，就如同晨曦一般。既然無法再入睡，就靜下心來看些書吧。

緩緩擡頭，眼角不自覺地瞥見遠處的一顆孤星，零零丁丁的星子，你會孤獨嗎？讓我伴著你，也讓你伴著我，一加上一就不會孤獨了。

突然想起，凱末爾夢見弦月裡涵裹著一顆明星，那是土耳其的國旗，可是，月彎裡那來的星子呢？

想想，想像中的星河比實際更富於詩意。

其實，子夜是富於思想的，那層迷濛的藍霧背後，隱藏著什麼呢？會是一位可人的仙子嗎？有誰會突然掀開紗窗，朝我盈盈一笑呢？星夜，使世界靜謐，也使時間富於思想。

我思我在，往後，不願盲目亦不願麻木，願以遷易的思維註解生命的成長，甚而竭力避免靈魂的飢渴。

既睡不著，倒想來一陣雨，雨，對我來說，是一種釋負，能滌瀟某種思緒，能敲響某種氣概。雨來的時候，我一定要衝入它的懷抱，把自己織進透明裡。

可是，沒有雨，騁盪的心思依然故我。